

言情逸史丛书

醒世姻缘传

清·西周生著



言——情——逸——史——丛——书



醒世姻缘传



· 上 ·

〔清〕西周生 著

I24
739·1



三秦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一提起中国古典小说，人们自然首先要称道长篇中之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和短篇中之《三言》《二拍》。其实，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广博无垠，仅文学中之小说一项，即可谓浩如烟海。从先秦神话传说之《山海经》，秦汉短篇小说《晏子春秋》，到魏晋南北朝鬼神志怪之《搜神记》、志人记事之《世说新语》，到唐之传奇，宋之话本，元明之讲史、神魔、人情小说，明清之侠义、狭邪、公案、世情、讽刺、谴责等诸种小说，从文言到白话，由短篇成集到长篇巨制，其中堪称珠玑瑰宝之作，何止千百。人生有限，孰能尽览，必欲择其精者要者，先睹为快。本社整理出版的这套《言情逸史丛书》，仅选取明清白话小说中之六种佼佼者，分别是《东周列国志》《飞龙全传》《大明英烈传》《醒世姻缘传》《儿女英雄传》《今古奇观》，以飨读者。

这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话本选集，是明清小说精华之一部分。若能置之书架案头，闲来随手披阅，既可赏心怡神，更能益智识史，通览古代世态人情，其借鉴之价值实亦不可低估。

目 录

姻缘传引起	(1)		
第一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5)
第二回	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卤莽行医	(15)
第三回	老学究两番托梦	大官人一意投亲	(24)
第四回	童山人胁肩谄笑	施珍哥纵欲崩胎	(33)
第五回	明府行贿典方州	戏子恃权驱吏部	(44)
第六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纳粟	(53)
第七回	老夫人爱子纳娼	大官人弃亲避难	(63)
第八回	长舌妾狐媚惑主	昏监生鹤突休妻	(72)
第九回	匹妇含冤惟自缢	老螺报怨狠投词	(85)
第十回	恃富监生行贿赂	作威县令受苞苴	(95)
第十一回	晁大嫂显魂附话	贪酷吏见鬼生疮	(105)
第十二回	李观察巡行收状	褚推官执法翻招	(115)
第十三回	理刑厅成招解审	兵巡道允罪批详	(127)
第十四回	囹圄中起盖福堂	死囚牢大开寿宴	(137)
第十五回	刻薄人焚林拔草	负义汉反面伤情	(146)
第十六回	义士必全始全终	哲母能知亡知败	(155)
第十七回	病症汉心虚见鬼	黩货吏褫职还乡	(165)
第十八回	富家显宦倒提亲	上舍官人双出殡	(175)
第十九回	大官人智奸匹妇	小鸦儿勇割双头	(184)
第二十回	晁大舍回家托梦	徐大尹过路除凶	(195)
第二十一回	片云僧投胎报德	春莺女诞子延宗	(207)
第二十二回	晁宜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悬扁旌贤	(217)

第二十三回	绣江县无儇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	(230)
第二十四回	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	(239)
第二十五回	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员外店内联姻	(247)
第二十六回	作孽众生填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	(256)
第二十七回	祸患无突如其来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机	(265)
第二十八回	关大帝泥胎显圣	许真君撮土救人	(275)
第二十九回	冯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	(285)
第三十回	计氏托姑求度脱	宝光遇鬼报冤仇	(295)
第三十一回	县大夫沿门持钵	守钱虏闭户封财	(306)
第三十二回	女菩萨贱粜赈饥	众乡宦愧心慕义	(315)
第三十三回	劣书生厕上修桩	程学究褪中遗便	(325)
第三十四回	狄义士掘金还主	贪乡约婪物消灾	(336)
第三十五回	无行生赖墙争馆	明县令理枉伸冤	(346)
第三十六回	沈节妇操心守志	晁孝子割股疗亲	(356)
第三十七回	连春元论文择婿	孙兰姬爱俊招郎	(366)
第三十八回	连举人拟题入彀	狄学生唾手游庠	(376)
第三十九回	劣秀才天夺其魄	忤逆子孽报于亲	(386)
第四十回	义方母督临爱子	募铜尼备说前因	(397)
第四十一回	陈哥思妓哭亡师	魏氏出丧做新妇	(408)
第四十二回	妖狐假恶鬼行凶	乡约报村农援例	(418)
第四十三回	提牢书办火烧监	大辟囚姬蝉脱壳	(428)
第四十四回	梦换心方成恶妇	听撒帐早是痴郎	(437)
第四十五回	薛素姐酒醉疏防	狄希陈乘机取鼎	(448)
第四十六回	徐宗师岁考东昌	邢中丞赐环北部	(458)
第四十七回	因诈钱牛栏认犊	为剪恶犀烛降魔	(468)
第四十八回	不贤妇逆姑殴婿	护短母吃脚遭拳	(478)
第四十九回	小秀才毕姻恋母	老夫人含饴弄孙	(487)
第五十回	狄贡士换钱遇旧	臧主簿瞎话欺人	(498)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鱼漏网	施囚妇狡兔投罗	(507)
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贤风世	悍妒妇怙恶乖伦	(516)
第五十三回	欺绝户本妇盗财	逞英雄遭人捆打	(526)
第五十四回	狄生客中遇贤主	天爷秋里殛凶人	(536)
第五十五回	狄员外饔飧食店	童奶奶怂恿庖人	(546)
第五十六回	狄员外纳妾代庖	薛素姐殴夫生气	(556)
第五十七回	孤儿将死遇恩人	凶老祷神逢恶报	(565)
第五十八回	多心妇属垣着耳	淡嘴汉圈眼游营	(575)
第五十九回	孝女子归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双亲	(585)
第六十回	相妗子痛打甥妇	薛素姐监禁夫君	(594)
第六十一回	狄希陈飞星算命	邓蒲风设计诓财	(604)
第六十二回	狄希陈诳语辱身	张茂实信嘲殴妇	(614)
第六十三回	智姐假手报冤仇	如卞托鹰惩悍泼	(624)
第六十四回	薛素姐延僧忏罪	白姑子造孽渔财	(633)
第六十五回	狄生遭打又赔钱	张子报仇兼射利	(644)
第六十六回	尖嘴监打还伤臂	狠心赔酒又捱椎	(654)
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脱主顾	陈少潭举荐良医	(664)
第六十八回	侯道婆伙倡邪教	狄监生自控妻驴	(675)
第六十九回	招商店素姐投师	蒿里山希陈哭母	(685)
第七十回	狠汉贪心遭主逐	贤妻巧嘴脱夫灾	(693)
第七十一回	陈太监周全伙计	宋主事逼死商人	(703)
第七十二回	狄员外自造生坟	薛素姐伙游远庙	(713)
第七十三回	众妇女合群上庙	诸恶少结党拦桥	(723)
第七十四回	明太守不准歪状	悍婆娘捏念活经	(733)
第七十五回	狄希陈奉文赴监	薛素姐咒骂饯行	(743)
第七十六回	狄希陈两头娶大	薛素姐独股吞财	(754)
第七十七回	馋小厮争嘴唆人	疯老婆撒腿上吊	(763)
第七十八回	陆好善害怕赔钱	宁承古诈财捱打	(773)

第七十九回	希陈误认武陵源	寄姐大闹葡萄架	(784)
第八十回	童寄姐报冤前世	小珍珠偿命今生	(793)
第八十一回	两公差愤抱不平	狄希陈代投诉状	(804)
第八十二回	童寄姐丧婢经官	刘振白失银走妾	(814)
第八十三回	费三千援纳中书	降一级调出外用	(824)
第八十四回	童奶奶指授方略	骆舅舅举荐幕宾	(834)
第八十五回	狄经历脱身赴任	薛素姐被赚留家	(845)
第八十六回	吕厨子回家学舌	薛素姐沿路赶船	(854)
第八十七回	童寄姐撒泼投河	权奶奶争风吃醋	(864)
第八十八回	薛素姐送回明水	吕厨子配死高邮	(874)
第八十九回	薛素姐谤夫造反	顾大嫂代众降魔	(885)
第九十回	善女人死后登仙	纯孝子病中得药	(895)
第九十一回	狄经历受制嬖妾	吴推府考察属官	(905)
第九十二回	义徒从厚待师母	逆妇假手杀亲儿	(915)
第九十三回	晁孝子两口焚修	峄山神三番显圣	(925)
第九十四回	薛素姐万里亲征	狄希陈一惊致病	(935)
第九十五回	素姐泄数年积恨	希陈捱六百沉椎	(945)
第九十六回	两道婆骗去人财	众衙役夺回官物	(955)
第九十七回	狄经历惹火烧身	周相公醍醐灌顶	(965)
第九十八回	周相公劝人为善	薛素姐假意乞怜	(975)
第九十九回	郭将军奉旨赐环	狄经历回家致仕	(985)
第一百回	狄希陈难星退舍	薛素姐恶贯满盈	(996)

姻 缘 传 引 起

《四书》中孟夫子说道：君子有三件至乐的事。即使在那极贫极贱的时候，忽然有人要把一个皇帝禅与他做，这也是从天开地辟以来，绝无仅有的奇遇，人生快乐那得还有过于此者？不知君子那三件至乐的事，另有心怡神悦形容不到的田地。那忽然得做皇帝的快乐，不过是势分之荣，倏聚倏散的泡影，不在那君子三乐之中。那君子的三乐，凭你甚么大势，劫他不来；凭你甚么大钱，买他不得。凭是甚么神人、圣人、贤人、哲人，有这三乐固是完全，若不遇这三乐，别的至道盛德、懿行纯修，都可凭得造诣，下得功夫，只是这三乐里边遇不着，便是阙略。所以至圣至神的莫过于唐尧、虞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圣先师孔子，都不曾尝着那三乐的至趣。这般难到的遭逢，那王天下岂是这个之内？

你道那三件乐？第一乐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试想一个身子蒙父母生将下来，那婴孩就如草木的萌蘖一样，易于摧折，难于培养。那父母时时刻刻，念念心心，只怕那萌芽遇有狂风，遭着骤雨，用尽多少心神，方成保护那不识不知的心性。悲啼疾病，苦父母的忧思；乳哺怀耽，劳父母的鞠育。真是恩同罔极。孩提的时候，没有力量，报不得父母深恩；贫贱的时节，财力限住，菽水尚且艰难，又不能报其罔极。及至年纪长成，家富身贵，可以报恩的时势，偏那父母不肯等待，或是先丧父后丧母，或是先丧母后丧父，或是父母双亡。想到这“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光景，你总做到王侯帝主，提起那羽泉之魂，这个田地是苦是乐？兄弟本是合爹共娘生的，不过分了个先后，原是一脉同气的，多有为分财不均，争立夺位，以至同气相残。当时势同骑虎，绝义相持，岂无平旦良心？你总做到

极品高官，提起那“东山”之“斧”，这个光景是苦是乐？若能父母寿而且安，双双俱在堂上，兄弟你爱我敬，和和美美，都在父母膝前，处富贵有那处富贵的光显，处贫贱有那处贫贱的聚顺，这个天伦之乐真是在侧陋可以傲至尊，在颤蒙可以傲神圣。所以说：“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

那第二件的乐处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若寻常人看起来，怎比那做皇帝的乐处？然想到皇帝动有风雷之儆，雨旸薄蚀之愆，“顾左右而言他”，“吾甚惭于孟子”。想这个仰愧俯怍的光景，虽是做皇帝至尊无对，这个中心忸怩也觉得难受；怎如匹夫独行顾影，独寝顾衾，不蛆心搅肚，不利己害人，不贪财蔑义，不瞒心昧己，不忤逆不忠，种种公平正直，件件正大光明？真是见青天而不惧，闻雷霆而不惊，任你半夜敲门，正好安眠稳睡。试想汉高后鸩死赵王如意，酷杀戚氏夫人，忽然见日食也不由的害怕，不觉得自己说道：“此天变盖为我也！”待了不多几月，也就死了。秦桧做到拜相封王，岳武穆万古元功，脱不得死他手内。一见了那疯和尚，也便弥缝遮盖，恨不得有一条地缝钻将进去。较量起来，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岂不是第二件的乐处？

那第三件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是君子以道统为重，势分为轻。虽然还让那第一第二的乐处，毕竟还在王天下之先。

但是依我议论，还得再添一乐，居于那三乐之前，方可成就那三乐的事。若不添此一乐，总然父母俱存，搅乱的那父母生不如死，总然兄弟目下无故，将来毕竟成了仇雠。也做不得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的品格，也教育不得那天下的英才。

看官听说。你道再添那一件？第一要紧再添一个贤德妻房，可才成就那三件乐事。父母在堂，那儿子必定多在外，少在里。委曲体贴，全要一个孝顺媳妇支持。赵五娘说的好：“怕污了他的名儿，左右与他相回护。”岂不是有了贤妻，方可父母俱存得住？兄弟们日久岁长，那得不言差语错？那贤德的妇人在男子枕傍不惟不肯乘机

挑激，且能委曲调停。那中人的性格，别人说话不肯依，老婆解劝偏肯信，挑一挑固能起火，按一按亦自冰消。孙融妻说得好：“无事世人亲，有事兄弟急。”岂不是有了贤妻，方使兄弟无故得成？男子人做出那无天灭理的事来，外边瞒得众人，家中瞒不得妻子。即使齐人这等登垄乞墦，瞒得妻子铁桶相似，毕竟疑他没有富贵人来往，早起跟随，看破了他的行径。若是不贤的妻子，那管他讨饭不讨饭，且只管他醉饱罢了；他却相泣中庭，激语相讪，齐人也就从此不做了这行生意。陈仲子嫌其兄居室饮食大约从不义中得来，避出于於陵，织鞋糊口，以求不愧不怍。若是遇着个不贤妻子，嫌贫恶贱，终日闹吵，怕那陈仲子不同食万钟之粟，不同居盖邑之房，怕他不与兄戴同做那愧天怍人的事？那知这等异人偏偏撞着个异妇，心意相投，同挨贫苦，夫能织履，他偏会辟紩。一日，齐王玄纁束帛，驷马高车，来聘陈仲子为相，仲子已是辞却去了，其妻负薪方归，见门前许多车马脚迹，问知所以，恐怕复来聘他，同夫连夜往深山逃避。这岂不是有了贤妻方可做不愧天不怍人的事？遇着个不贤之妇，今日要衣裳，明日要首饰，少柴没米，称酱打油，激聒得你眼花缭乱，意扰心烦。你就像颜回好学，也不得在书馆中坐得安稳。莫说教不成天下的英才，就是自己的工夫也渐日消月减了。乐羊子出外游学，虑恐家中日用无资，回家看望。其妻正在机中织布，见夫弃学回家，将刀把机上的布来割断，说道：“为学不成，即是此机织不就！”乐羊子奋激读书，后成名士。这岂不是有了贤妻方得英才教育？

但从古来贤事不是容易遭着的，这也即如“王者兴，名世出”的道理一般。人只知道夫妻是前生注定，月下老将赤绳把男女的脚暗中牵住，你总然海角天涯，寇仇吴越，不怕你不凑合拢来。依了这等说起来，人间夫妻都该搭配均匀，情谐意美才是，如何十个人中倒有八九个不甚相宜？或是巧拙不同，或是媸妍不一。或做丈夫的憎嫌妻子，或是妻子凌虐丈夫，或是丈夫弃妻包妓，或是妻子背婿淫人。种种乖离，名难枚举。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鸟，心变番为异国人。

看官！你试想来，这段因果却是怎地生成？这都尽是前生前世的事，冥冥中暗暗造就，定盘星半点不差。只见某人的妻子善会持家，孝顺翁姑，敬待夫子，和睦妯娌，诸凡处事井井有条，这等夫妻乃是前世中或是同心合意的朋友，或是恩爱相合的知己，或是义侠来报我之恩，或是负逋来偿我之债，或前生原是夫妻，或异世本来兄弟。这等配偶将来，这叫做好姻缘，自然恩情美满，妻淑夫贤，如鱼得水，似漆投胶。又有那前世中以强欺弱，弱者饮恨吞声；以众暴寡，寡者莫敢谁何。或设计以图财，或使奸而陷命，大怨大讟，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看官！你想如此等冤孽寇讐，反如何配了夫妇？难道夫妇之间没有一些情义，报泄得冤讐不成？不知人世间和好的莫过于夫妇，虽是父母、兄弟是天合之亲，其中毕竟有许多行不去、说不出的话，不可告父母、兄弟，在夫妻间可以曲致。所以人世间和好的莫过于夫妻，又人世仇恨的也莫过于夫妻。

君臣之中，万一有桀、纣的皇帝，我不出去做官，他也难为我不着。万一有瞽瞍的父母，不过是在日里使我完廪，使我浚井，那夜间也有逃躲的时候。所以冤家相聚，亡论稠人中报复得他不畅快，即是那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际，也还报复得他不大快人。唯有那夫妻之中，就如脖项上瘿袋一样，去了愈要伤命，留着大是苦人；日间无处可逃，夜间更是难受。官府之法莫加，父母之威不济；兄弟不能相帮，乡里徒操月旦。即便他骂死，也无一个来解纷；即便他打死，也无一个劝开。你说要生，他偏要处置你死；你说要死，他偏要教你生。将一把累世不磨的钝刀在你颈上锯来锯去，教你零敲碎受。这等报复岂不胜如那阎王的刀山、剑树、硙捣、磨挨，十八重阿鼻地狱？

看官！你道为何把这夫妻一事说这许多言语？只因本朝正统年间曾有人家一对夫妻，却是前世伤生害命，结下大仇，那个被杀的托生了女身，杀物的那人托生了男子，配为夫妇。那人间世又宠妾

凌妻。其妻也转世托生了女人，今世来反与那人做了妻妾。俱善凌虐夫主，败坏体面，做出奇奇怪怪的事来。若不是被一个有道的真僧从空看出，也只道是人间寻常悍妾恶妻，那知道有如此因由果报？这便是恶姻缘。但要知其中彻底的根原，当细说从先的事故。

妇去夫无家，夫去妇无主。本是赤绳牵，睢途相守聚。异体合形骸，两心连肺腑。夜则鸳鸯眠，昼效鸾凤舞。有等薄幸夫，情乖连理树。终朝起暴风，逐鸡爱野鹜。妇郁处中闺，生嫌逢彼怒，或作《白头吟》，或买《长门赋》。又有不贤妻，单慕陈门柳。司晨发吼声，行动掣夫肘。恶语侵祖宗，诟谇凌姑舅。去如癭附身，留则言恐丑。名虽伉俪缘，实是冤家到。前生怀宿仇，撮合成显报。同床睡大虫，共枕栖强盗。此皆天使令，顺受两毋躁。拈出通俗言，于以醒世道。

又诗曰：

关关匹鸟下河洲，文后当年应好逑。
岂特母仪能化国，更兼妇德且开周。
情同鱼水谐鸳侣，义切鸾胶叶凤俦。
漫道姻缘皆夙契，内多伉俪是仇雠。

第一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公子豪华性，风流浪学狂。律身无矩度，浑口少文章。选妓黄金贱，呼朋绿蚁忙。招摇盘酒肆，叱咤闻围场。冶服貂为饰，军妆豹作裳。调词无雪白，评旦有雌黄。恃壮能欺老，依强惯侮良。放利兼渔色，身家指日亡！

圣王之世，和气熏蒸，生出一种麒麟仁兽，雄者为麒，雌者为麟。那麒麟行路的时候，他拣那地上没有生草的去处，没有生虫的所在，方才践了行走，不肯伤害了一茎一草之微，一物一虫之性。这麒麟虽然是圣王的祥瑞，毕竟脱不了禽兽之伦。人为万物之灵，禀赋天之灵根善气而生。天地是我的父母，万物是我的同胞。天地有不能在万物身上遂生复性的，我还要赞天地的化育。所以那样至诚的圣人，不特成己成人，还要陶成万物，务使夭乔蠢动，物物得所，这才是那至诚仁者的心肠。若是看得万物不在我胞与之内，便看得人也就在我一膜之外，那还成个大人？

所以天地间的物，只除了虎狼性恶，恨他吃人，恶蛇毒蝎，尾能螫人，再有老鼠穴墙穿屋，盗物窃粮，咬坏人的衣服书籍，再是蝇蚊能暗肤败物。这几般毒物，即使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面前，也要活活敲死，却也没甚罪过。若除此这几种恶物，其余飞禽走兽，鳞介昆虫，无害于人，何故定要把他残害？人看他是异类，天地看来都是一样生机。也不必说道那鸟衔环，狗结草，马垂缰，龟献宝的故事，只说君子体天地的好生，此心自应不忍。把这不忍的心扩充开去，由那保禽兽，渐至保妻子，保百姓；若把这忍心扩充开去，杀羊不已，渐至杀牛，杀牛不已，渐至杀人，杀人不已，渐至如晋献公、唐明皇、唐肃宗，杀到亲生的儿子。不然，君子因甚却远庖厨？正是要将杀机不触于目，不闻于耳，涵养这方寸不忍的心。所以人家子弟，做父母兄长的务要从小葆养他那不忍的心，习久性成，大来自不戕忍，寿命可以延长，福禄可以永久。

当初山东武城县有一个上舍，姓晁，名源。其父是个名士，名字叫做晁思孝，每遇两考，大约不出前第。只是儒素之家，不过舌耕糊口，家道也不甚丰腴。将三十岁生子晁源。因系独子，异常珍爱。渐渐到了十六七岁，出落得唇红齿白，目秀眉清。真是：

何郎傅粉三分白，荀令留裾五日香。

只是读书欠些聪明，性地少些智慧。若肯把他陶熔训诲，这铁杵也

可以磨成绣针，无奈其母固是溺爱，这个晁秀才爱子更是甚于妇人，十日内倒有九日不读书，这一日还不曾走到书房，不住的丫头送茶，小厮递果，未晚迎接回家。如此蹉跎，也还喜得晁源伶俐，那“上大人，丘乙己”还自己写得出来。后来知识渐开，越发把这本《千字文》丢在九霄云来，专一与同班不务实的小朋友游湖吃酒，套雀钓鱼，打围捉兔。晁秀才夫妇不以为非。幸得秀才家物力有限，不能供晁源挥洒，把他这飞扬泄越的性子倒也制限住几分。

晁秀才连科不中，刚刚挨得岁贡出门。那时去国初不远，秀才出贡，作兴旗扁之类，比如今所得的多，往京师使费，比如今所用的少。因此，手头也渐从容，随与晁源娶了计处士的女儿计氏为妻。

晁秀才与儿子毕姻以后，自己随即上京廷试。那时礼部大堂缺官，左侍郎署印。这侍郎原做山东提学，晁秀才在他手内考过案首，见了晁秀才，叙了些间阔，慰安了几句，说道：“你虽然不中，如今年纪不甚大，你这仪表断不是个老教授终身的。你如今不要廷试，坐了监，科他一遍科举。中了更好，即不中，考选有司，也定然不在人下。况我也还有几年在京，可以照管着你。”晁秀才听了这篇说话，一一依从。

第二年，进了北场，揭了晓，不得中，寻思道：“老师望我中举，举既不得中，若不趁他在京，急急考就了官，万一待他去了，没了靠山，考一个州县佐贰，读书一场，叫人老爷，磕头参见，这也就苦死人了。”遂与侍郎说了这个实情。侍郎也深以为然。

晁秀才随赴吏部递了呈，投了卷。吏部司官恰好也是侍郎的门生，侍郎预先嘱托了，晁秀才方才同众赴考。出的题目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晁秀才本来原也通得，又有座师的先容，发落出来，高高取中一名知县。晁秀才自家固是欢喜，侍郎也甚有光彩。

晁秀才又思量道：“我虽是考中了知县，缺的美恶就如天上地下一般，何不趁老师在京，急急寻个好地方选了，又待何时！”随即挖了年，上了卯。怎当他造化来到，冢宰缺员，把礼部左侍郎推了吏

部尚书。次年四月大选，晁秀才也不用人情，也不烦央浼，竟把一个南直隶华亭县的签，单单与晁秀才掣着。

这个华亭是天下有名的大县，甲科中用许多物力谋不到手的。晁秀才气也不呵一口，轻轻得了。报到家中，亲戚朋友那个肯信？说：“这个华亭县，自古来都是进士盘踞住的，那有岁贡得的？”报喜人嚷街坊，打门扇，要三百两，闹成一片。不两日见了邸报，却道真真不差，将报子挂了红，送在当日教学的书房内供给，写了一百五十两的谢票，方才宁贴。

武城县这些势利小人听见晁秀才选了知县，又得了天下第一个美缺，恨不得将晁大舍的卵脬扯将出来，大家扛在肩上，又恨不得晁大舍的屁股撅将起来，大家话他粪门。有等下户人家，央亲傍眷，求荐书，求面托，要投做家人。有那中户人家，情愿将自己的地土，自己的房屋，献与晁大舍，充做管家。那城中开钱桌的，放钱债的，备了大礼，上门馈送。开钱桌的说道：“如宅上要用钱时，不拘多少，发帖来小桌支取。等头比别家不敢重，钱数比别家每两多二十文。使下低钱任凭拣换。”那放债的说道：“晁爷新选了官，只怕一时银不凑手。”这家说道：“我家有银二百。”这家说道：“我家有银三百，只管取用。利钱任凭赐下。如使的日子不多，连利钱也不敢领。”又有亲眷朋友中，不要利钱，你三十，我五十，络绎而来。

这个晁大舍原是挥霍的人，只因做了穷秀才的儿子，叫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想起昔日向钱铺赊一二百文，千难万难，向人借一二金，百计推脱。如今自己将银钱上门送来，连文约也不敢收领，这也是他生来第一快心的事了。送来的就收，许借的就借。来投充的，也不论好人歹人，来的就收。不十日内，家人有了数十名，银子有了数千两。日费万钱，俱是发票向各钱桌支用。用了二百五十两银买了三匹好马，又用了三百两买了六头走骡，进出骑坐。买绫罗，制器皿。真是钱可通神，不上一月之内，把个晁大舍竟如在“槐安国”做了驸马的一般，随即差了一个旧小厮晁书，带了四个新家人，

祝世、高升、曲进才、董重，携了一千两银子，进京伺候晁秀才使用。

晁秀才选了这等美缺，那些放京债的人每日不离门缠扰，指望他使银子，只要一分利钱，本银足色纹银，广法大秤称兑。晁秀才一来新选了官，况且又是极大的县，见部堂，接乡宦，竟无片刻工夫做到借债的事。日用杂费也有一班开钱铺的愿来供给，所以不甚着急。应酬少有次序，晁书领了四个家人，携了一千两银子，刚刚到京。有了人伺候，又有银子使用，买尺头，打银带，叫裁缝，镶茶盏，叫香匠作香，刻图书，钉幞头革带，做朝祭服，色色完备。对月领了文凭，往东江米巷买了三顶福建头号官轿，算计自己、夫人、大舍乘坐。又买了一乘二号官轿与大舍娘子计氏乘坐。俱做了绒绢帏幔。买了执事，刻了封条，顺便回家到任。

家主不在家，家中尚且万分气势，今正经贵人到了，这烜赫是不消说起的了。接风送行，及至任中，官囊百凡顺意，这都不为烦言碎语。

且说晁大舍随了父亲到任，这样一个风流活泼的心性，关在那县衙里边，如何消遣？倒有一个幕宾，姓邢，河南洧川县人，名字叫做邢宸，字皋门，是个有意思的秀才。为人倜傥不羁，遇着有学问有道理的人，纵是贫儒寒士，他愈加折节谦恭。若是那等目不识丁的，村气射人的，就是王侯贵戚，他也只是外面怕他，心内却没半分诚敬。晁大舍道自己是个公子，又有了银钱，又道邢生是他家幕客，几乎拿出“伯颜大叔侍文章”的脸来。那邢生后来做到尚书的人品，你道他眼里那里有你这个一丁不识的佳公子？所以晁大舍一发无聊。在华亭衙内住了半年光景，卷之万金，往苏州买了些不在行玩器，做了些犯名分的衣裳，置了许多不合款的盆景，另雇了一只民座船，雇了一班鼓手，同了计氏回家。

向日那些旧朋友都还道是昔日的晁大舍，苦绷苦拽，或当借了银钱，或损折了器服，买了礼，都来与晁大舍接风，希图沾他些资

补。谁知晁大舍道这班人肩膀不齐了，虽然也还勉强接待，相见时，大模大样，冷冷落落，全不是向日治浹的模样。一把椅朝北坐下，一双眼看了鼻尖，拿官腔说了两句淡话，自先起身，往外一拱。众人看了这个光景，“稍瓜打驴”，不免去了半截。那些新进的家人见了主人这个意思，后来这伙人再有上门的，也就不得其门而入了。况又六千两银子买了姬尚书家大宅，越发“侯门深似海，怎许故人敲”！

这些故友不得上门，这还是“贵易交”的常情，又寻思“富易妻”起来。那个计氏，其父虽然是个不曾进学的生员，却是旧家子弟。那计氏虽身体不甚长大，却也不甚矮小，虽然相貌不甚轩昂，却也不甚寝陋，颜色不甚莹白，却也不甚枯黧。下面虽然不是三寸金莲，却也不是半朝銮驾。那一时，别人看了计氏到也是寻常，晁大舍看那计氏即是天香国色。计氏恃宠作娇，晁大舍倒有七八分惧怕。如今计氏还是向来计氏，晁大舍的眼睛却不是向来的眼睛了。嫌憎计氏鄙琐，说道：“这等一个贫相，怎当起这等大家？”又嫌老计父子村贫，说道：“不便向高门大宅来往。”内里有了六七分的厌心，外边也便去了二三分的畏敬。那计氏还道是向日的丈夫，动起还要发威作势，开口就骂，起手即打。骂时节，晁大舍虽也不曾还口，也便睁了一双眼怒视；打时节，晁大舍虽也不敢还手，也便不像往时遇杖则受，或使手格，或竟奔避。后来渐渐的计氏骂两句，晁大舍也便得空还一句。计氏赶将来踩打，或将计氏乘机推一交，攘两步。渐渐至于两相对骂，两相对打。后来甚至反将计氏打骂起来。往时怕的是计氏行动上吊，动不动就抹颈，轻则不许进房，再不然，不许上床去睡。这几件，如今的晁大舍都不怕了，恨不得叫计氏即时促灭了，再好另娶名门艳女。那怕你真个悬梁刎颈，你就当真死了，那老计的父子也来奈不动他。若说到念经发送，这只当去了他牛身上一根毛尾。他往时外边又没处去，家中只得一间卧房，卧房中只得一床铺盖，不许入房，不许同睡，这也就难为他了；他如今到处